

◇人间味道

牵手

□王化勇

已经很多年没拉过娘的手了。娘的手一点也不好看。又粗又短,皮肤粗糙。人们常说,小手抓财,大手抓柴。可娘抓的却是一把苦蕒藜。娘13岁上没了娘。是老姨亲手拉扯大,又做主保媒,将娘嫁给爸爸——一个比娘更苦的人。三间破北房,一个穷老娘,这就是当时爸爸的家。老姨常说,你娘的手太小了,有财也漏了。可娘却从来不信命。娘说,日子都是过来的,只要有一双手,就不会饿死人。我们村是全县有名的盐碱区,从村东到村西,全是白花花的盐碱沫子,除红荆外什么都不长。穷人有的是力气。娘和爸爸就商量着打土坯换钱。爸爸摊平坯模子,娘挥着大铁锹填满土,爸爸将模子里的土一抹,再用石杵砸实。卸模子、立坯、排坯、晾坯,娘的小手越来越熟练。等到一排排的土坯晾干了,娘就用借来的平板车拉到城里去卖,一车土坯25块,每块5分线,寡淡如水的日子,娘却用一双小手护佑着一个贫穷却温暖的家。贫穷如山,娘的手再坚强有力,也抵不住苦日子的坚硬。我三岁那年的冬天,奶奶瘫痪在床,吃喝拉撒全靠人管。等将奶奶喂饱,妹妹哄睡下,娘就用车子带我去去村北的小河边洗奶奶的衣服。北风打着旋,呼啸一声从裤脚上钻上来,沿着全身飞蹿一圈,然后在胸前变成一块冰疙瘩。我坐在草窠里,看着娘手里的那把苦蕒藜,娘的手一起一落,将冰凉的河水撩成一段弧线。娘洗一会,就走到我面前说:“小啊,冷不冷?娘给你捂捂耳朵。”娘把小手在棉袄袖里暖一下,然后捂住我的耳朵。过了好一会,耳根边就传来一阵阵暖暖痒痒的感觉。“再忍一会,娘就洗完了,洗完咱就回家。”夕阳下山,北风呼啸,娘的手一起一落,变成我眼中最美的画卷。苦日子渐渐转好。爸爸招工端上了铁饭碗,娘驾着毛驴车拉货赚钱,我和姐姐妹妹也长大了,能干不少家务。娘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写序琐记七

情感凝聚 意趣充溢

□梁镇川

为朋友的著作写序,必须对著作者熟悉,且过从甚密、交往深厚。只有充满深情厚意,方能情感凝聚于笔端,意趣充溢于字里行间,写出感人的文字来。在为郝子维先生所著的《郝氏宗族·老二门概述》的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俩之间的交往,大约在五、六年前,自晨练始,继而文来书往,野游聚餐,诊脉开方,婚嫁寿诞,这样一来二去,他有诚心,我有诚意,互相尊敬,彼此信赖,便成了文朋挚友。最令我感动的是,我的新编大型晋剧《杏花酒翁》在吕梁市影剧院首次公演时,年逾七旬的子维兄不畏冬月严寒,不惜百里之遥,前往观赏;嗣

后,又连夜加班撰写数千言的剧评,刊登在《吕梁日报》、省《三晋戏剧》杂志上,对我的拙作予以热情洋溢的高度评价;《杏花酒翁》晋京演出载誉归来之后,他欣喜若狂,专门设宴为我洗尘、庆功。如此倾心支持友友、悉力襄被创作的义举,令我久久难以忘怀。如今,子维兄的大作成书出版,我无论如何也得写点文字,予以支持、祝贺!”情感是文章的生命。为朋友的著作写序,尤应感情充沛。我想,没有对郝子维先生的了解,没有对老人家的真情实感,难以写出这样的文字来。难怪子维兄说,这篇序文,他读得热泪盈眶。非情之所至,是不会催人泪下的。

◇收藏·紫砂壶八

传炉壶的制作工艺融合了方器的泥片镶接技法和圆器的拍打成型,先采用镶身筒的手法来制作粗坯,然后再上下左右逐一拍圆。壶嘴的制作更是颇具挑战,攸关全局气势和整体效果的呈现,三弯造型难度本来就很高,还要考虑出水的流畅度和断水的爽利,水气弥漫而上,似乎如同袅袅青烟自壶中飘养。一把完美的传炉壶,呈现出外层圆润、内力粗犷的形体效果,配合四乳鼎足之势,稳重大气之中又秀气小雅,透露出温润内敛的文人氣息,成为爱茶之人的杀茶利器和把玩佳品,可谓是“盈盈一握,壶中乾坤大”。大象无形,大巧不工。传炉壶作为



俞国良作品《传炉壶》

◇三川河随笔

闲话“战国四公子”

□李牧

养士,是战国时通行的做法,一般人,也就养个几十几百个,但是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四人,特别突出,养士较少的平原君,也号称近三十人。号称四公子,名闻列国。四公子中,孟尝君年龄最大,他的“士”什么人都有,有做假证的、盗窃的、杂耍的这般的三教九流中的高手,也有肯为他辩白冤屈而自杀的魏子等,更有冯谖这样,可以在齐、秦之间游刃有余,颠倒乾坤。说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一点也不为过。他的问题,就是太顺利了。养成了妄自尊大的脾性。他养士,也是炫耀的成分更多一些。养了三四千的人,最后就出了个朱英算是个贤才。然而朱英的忠言,也被他轻蔑地拒绝。后人论孟尝君的观点,拿来套在春申君头上,大概是不冤枉的。贤人不会因为鸡鸣狗盗而不来投奔,但会因为言不听计不从而弃之去的。春申君大半生富贵逼人,到老了,宠信小人,惑于私心,结果脑袋被砍掉,被杀之后,门客四千,没有一个为他报仇或是追随于地下。平原君养士更喜欢的是“爱士”的名声,这是信陵君对他的评语。但是平原君并不需要收罗多少贤才呀,他本质上是一位天潢贵胄的翩翩公子,养士更多的是喜欢交朋友吧!与平原君做朋友,那實在是天下最好



《斑斕秋意图》中国画 杜亮姝 作

(杜亮姝,女,孝义市美术馆馆长,山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培训赋

□秦冠宇

时值仲夏,烈日灼灼,暑气腾腾。会于党校之熔炉,同行者五十有六,皆吕梁中肯之公仆,除职务、抛俗事,敛心性、为学子,求学修德,宛若鲤跃江河,鹏展长空,求知若渴,不舍昼夜。丁巳甲子日,开学典礼,领导致辞,曰“四学”:学而思、学而信、学而行、学而严。其言之凿凿,希冀满满。众学子正襟危坐,侧耳倾听,受之拳拳,意气扬扬,不负公之所望,潜心淬炼初心,誓将不辱使命。即日起,五六学子重返课堂,读党史、修党性、提能力。传道授业之师者,皆为行业之精英,腹中点墨,博闻强识,仰观世界格局,俯察今之发展,融汇古今,洋洋洒洒,吾辈闻之,顿感游目骋怀,豁然开朗。学之余,班内活动异彩纷呈,或瞻仰馆所,或缅怀先烈,或开展论坛,或组织演讲,或拔河观影。众学子参与其中,尽展个人之才华,往来缤纷,鼓舞欢欣。噫!两月须臾,唯日后,牢记总书记语,不负韶华,常常常新强修养,知行合一勇担当,立足岗位敏而行,再铸辉煌立功勋。

文水豆腐皮儿

□孙志平

豆腐——皮儿——嘞——就是这一嗓子喊出了黄豆子、磨盘子和老茧子就是这一嗓子喊穿了长巷子、矮房子和破门子石碾子碾碎了黄豆子碾不碎挑水担粪的老身子磨盘子磨晕了毛驴子磨不灭顶风冒雪的苦日子老爹就凭着古老的秘方子白天穿被全村子养着儿子和孙子豆腐——皮儿——嘞——一辈子

这一嗓子穿过了高房子穿过了花裙子穿过了山珍海味肉九子穿过了大洋穿过了国界穿过了日头月亮繁星子直到海外游子的耳朵子鼻尖子

他嫌胡兰的牛肉荤他嫌大村的虹鲚腥他嫌章多的杏儿酸他嫌西旧的葡萄甜他说开棚的沙棘南安梨苍儿会的油面裴阿会的麻糖都没有阿娘挑的豆皮那悠长悠长的香

他说就是那一匝一匝的皮儿吧让俺再嘞巴嘞巴豆腐——皮儿——嘞——这嗓子咋还这么熟熟得我口里流水眼里湿

一起热热闹闹。

信陵君尊贤敬士,是发自内心的。你看他为了见侯赢,见毛公薛公等人,根本不把自己的身份放在心上。他看人也很难,否则他也不会以那样高的规格去迎侯赢,那样三番五次去结识毛公薛公。所以,他的“士”质量最高,自身实力最强大。但他太过强大了,没有一个王,能够心平气和地放心任用他这样的兄弟呀!但要杀掉他,也实在力量不够。

所以,信陵君如猛虎一样,是必须要关在笼子里的。给他最荣耀的地位,但不令其执掌国政,就成为魏王最无奈的选择了。

但是关在笼子里的猛虎也是猛虎啊,单单因为他在魏国,列国不敢加兵于魏,前后竟达十年之久!大家想一想,这是一头怎样的猛虎!

他一生有两次破笼而出,都是震惊天下。第一次窃符救赵;第二次,兵逼函谷关。若是让他自由纵横,会有什么样美妙的图景,真是不敢想象。

他也有很可怕的一面。为了朋友之情谊,能干出窃符、杀将、夺军,这些事情,放到什么朝代,什么情况下,都是叛国的大事,属于不赦之罪。但最后也居然没事。

所以,后来秦王使反间计,说诸侯只知信陵君,不知魏王,准备拥护信陵君为魏王,并且五国共同拥戴其为盟主的谣言一出,全天下都觉得可信,何况魏王!信陵君又没有办法向魏王解释清楚身处这般尴尬处境,也只好托病居家,沉湎酒色,一死了之了。

2020年5月30日下午,我抽完烟盒里最后一支中指“中华”烟,把空烟盒扔进垃圾桶里,收起书桌上的烟灰缸,将裤兜和茶几上的打火机放到抽屉里。我,戒烟了。

次日,我照往常一样去早市逛了一圈,路过平日里常去的那家烟酒店时,还好,未到开门时间。不过,我的脑子里还是掠过了那柜子里摆放的一排排香烟,从价位低到价位高的,从普通的到中指再到细指的,那些种类、品牌,我基本上能背了出来。说没有心动,那是虚伪。吃过早饭,女儿笑着对我说:爸,今天是世界戒烟日。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这么巧,昨晚才戒烟,今天就是世界戒烟日。看来,我的这个戒烟纪念日不用单挑,5·31全球戒烟,好记。

戒烟的这几天里,望着茶几上空荡荡的烟灰缸,缸底还残存着一些旧烟灰,这让我联想到坐在沙发上品烟聊天的乐趣。好多年来,我有早晨写作的习惯。前些年,单位工作忙,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基本上没有个人的写作时间,只能早晨挤出一点时间来写。有时候,夜里读书,偶有灵感,赶快记下,第二天一起床,马上就到书房进入写作状态,生怕忘掉。尤其是诗歌,那点鲜活的东西,更是稍纵即逝。而写这些东西时,我总是左手抽烟,

◇茶余酒后

戒烟

□李峰

右手写作。一个早晨的写作,基本上烟不离手。到上班时了,烟灰缸里已沉下半缸灰泥。写的猛,抽的也凶。怎能不留下深刻的记忆。这也算说出了我的一点写作秘密。

近两年多来,我创作了400多首诗歌,烟也抽的不计其数。而戒烟的这几日里,我依然是早早就坐在书桌旁,但脑子里总是一片空白,神情也很呆滞,手在稿纸上摸来摸去,写不下一行诗句。如果是从前,写不出词语时,抽几支烟,或许就可以有一两句蹦出,时还有意想不到的佳句产生。这让我不得不留恋那几根香烟。

中年以后的很多事情,就更应该想明白了。如果说年轻时的一些幻想、冲动,甚至虚伪,尚可理解或原谅的话,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活的真实,才是本色。这些年里,我一边捡拾一些有着温度的记忆,一边摒弃着一些浮尘一样的东西。

有时候,我想象着像爷爷一样,坐在炕头上,用一段高粱秸伸到灶膛里取火,然后燃起一锅烟丝,那一明一暗的火星,常常把我拽回到美好的童年。我也到处寻找父亲用过的那根银色的烟枪,那个挂在烟枪上的小烟袋,总在我眼前晃动,那小烟锅每伸进小烟袋一次,仿佛都在掏着儿时的记忆。

闲暇时,倒很怀念往日里我家的那台木盒自制卷烟机。在那个机子上,经我的小手为爷爷、姥爷、父亲卷过不少的香烟。卷好后,用剪刀把两头松散的部分剪下,卷好的烟码在一起,再从剪下的那些松散的东里,把散落的烟丝收起,还可以重新再卷,一点也不浪费。而今,那些烟锅、烟枪、卷烟机已成了尘封的记忆,所有的往事和时光都在一根烟里老去。不过,戒烟后对烟事的那点回忆,还时不时有品烟时的味道。

这段姻缘,就让它这样随风去吧。

三川河

19期·笔会